

現階段毛共「統戰外交」之研析

邢國強

一 導言

自從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二十大大會黑魯曉夫提出反史達林報告，接着毛共中央發表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」一連串長文以後，匪俄關係即逐漸進入分歧之途；不但在意識形態上有了不同的觀點，且在若干具體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等措施上，亦有了很大的鴻溝，隨之使世界情勢，起了若干戰略政略上的基本變化。一方面是俄共藉「和平共存」的活動方針，在與民主自由國家的冷戰態勢上，作多姿態之出現。另一方面，毛共在對俄排斥之餘，又基於內部奪權之要求，不惜化去三年多的時間，製造空前慘酷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清除以劉少奇為首的「修正主義集團」，這兩方面所顯示的共黨集團溫和與激進的對外分裂姿態，直接間接地影響到民主自由國家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政策。局勢發展至去年三月的匪俄珍寶島邊境衝突事件，瀰漫在民主自由國家之間的「聯俄制毛」、或者「聯毛制俄」的幻想，乃甚囂塵上，即使平時對共黨集團存有戒心之國家，對這一霧樣的複雜情勢，亦感到無法作一肯定的判斷。同時，所謂「姑息主義」份子，亦乘機大肆活躍，認為俄毛之間的紛歧，足已造成冷戰之解凍，祇要對毛共加以安撫，或者拉其在會議桌上談談，即可達成世界永久和平之實現。美國總統尼克森亦認為「談判的時機業已開始」，這些基本的看法與想法，是否能夠實現，乃屬另一問題，不過，這種看法與想法，不知不覺地已經削弱了民主自由國家多年反共反極權、保障世界和平的積極意圖，逐漸形成戰略情勢上的被動與消極，這是可以看出出的事實；在此種被動的反共態勢上，祇要毛共在外交活動方面有些微的徵候，諸如又一次的加深俄毛衝突態勢，或者又一次的顯示與民主國家之示惠友好，舉手投足，皆能激起衆多之猜測與紛擾。換句話說，毛共在外交

路線上的些微形式表象，足以收取對自由國家心理作戰的若干效果，而毛共現階段的對外活動，亦正在利用國際間這種撲朔迷離的態勢，實施其陰謀欺詐的伎倆，值得吾人之警惕與憂慮。

分析民主自由國家，特別是美國的政策方面，所以逐漸地落入毛共心戰窠臼之原因，當然很多，分開來言，如一國與他國之間的利害關係，一國內部政治、經濟、外交等主觀弱點等，然而最重要的原因，還是對毛共的外交政策——所謂「統戰外交」的基本動向，未能切實認識所致，因而，無法將本質與現象截然分清，將毛共的外交動向所顯露的徵候，作為基本政策來分析，並基於主觀的利害與看法，在這些徵候中尋求有利的判斷與結論，一切的幻想，亦隨之而產生。

基於上述情況，作者認為，如對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實質問題加以研析，或對判斷當前複雜情勢，有所裨益。

二 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實質

共黨的「統一戰線」理論，起於一九二〇年列寧發表「左傾幼稚病」一文時期，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在歐洲的革命運動落於低潮，因而在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中提出所謂「深入羣衆，結成勞動者統一戰線」的口號，按照列寧的統一戰線特點，是一種革命退潮期的迂迴戰術。其後發展至史達林時代，將「統一戰線」成為煽動無產階級、與革命動員的方法，使「統一戰線」的實質，成爲一種戰術上的謀略工作。毛匪澤東師承史達林，將「統戰」與「統一戰線」的陰謀，在中國叛亂事實上，發揮重要的叛亂作用。民國廿八年十月四日，毛匪在「『共產黨人』發刊詞」一文中，將「統一戰線」與「武裝鬥爭」、「黨的建設」，列爲匪黨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，同時，

在毛匪的著作中，特別是抗戰時期，其論及「統一戰線」的文字，佔有很大的比重，足見「統一戰線」的陰謀，為毛共實施對內對外欺詐的重要手段。

從基本的理論方面來分析，毛共「統一戰線」與「統戰」兩者，雖為同一內涵，但「統戰」則指其所採用之欺詐手段而言，而「統一戰線」則為達成其欺詐手段的一種組織性之口號。當匪黨的力量處於薄弱的地位，為了求生存，採用縮小打擊面，爭取同情面的陰謀，藉使其力量，能自少數變成多數，因而，在鬥爭口號方面，以迎合多數政治力量的共同需要，提出「統一戰線」的形態，亦就是說暫時放棄其最高的或較高的政治綱領，而以較低的政治綱領，來爭取廣大的同情面，增加其自身的力量，當此項目的達成後，又將多數中分裂出少數打擊的對象，逐步以「統戰」手法，予以打擊之，此項手段，不僅形之於對「敵人」，即使對其內部統治，亦同樣採用此項方法。另一方面，從共黨的基本戰略策略來分析，所謂「統戰」手段，乃屬於「策略」部份的，是根據其各個階段的「革命」鬥爭力量強弱，提出不同的陰謀與口號，來達到其不變的「戰略」的目的。

再進一步分析，毛共「統戰」路線的依據，是基於下列兩項不易的主觀看法：（一）是所謂「唯物史觀」的必然發展規律，即迷信「社會主義」與「共產主義」之必然勝利，與「資本主義」、「帝國主義」之必然沒落，因而，其一切的「戰略」與「策略」，均環繞着此一目的而進行，尤其是毛匪澤東的思想路線，更以此為其基本作亂的張本。（二）是基於「矛盾統一」與「一分為二」的辨證法則，將一切事物的發展，歸納在其自身矛盾相互衝擊的結果。毛匪澤東在民國廿六年即已發表「矛盾論」長文，明顯地以「矛盾」與「一分為二」的思想，作為其叛亂的哲學理論，其表現在對外政策上，可以舉出下列各點：

（一）去年四月林匪彪在匪黨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所作「政治報告」中對外國關係部份，曾稱：「……………當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，被壓迫民族，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，資本主義、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，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，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，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」，從林匪所述的世界四大矛盾，即可瞭解毛共的對外政策，是如何使世界的矛盾日益擴展，祇要其本身退居於次要矛盾地位，盡一切可能將主要矛盾推之於所謂「帝

、修、反」，即能坐收「統戰」效果，至於在手段上如何運用這些矛盾，則屬於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實質問題。

（二）翻開匪偽報刊雜誌，除了自誇其內部「革命」及「毛思想」之如何「偉大」以外，在國際新聞方面，莫不以擴大「帝、修、反」內部矛盾的報導為主要內容。換句話說，統戰的新聞，全屬於煽動誇大民主自由國家，以及所謂「蘇修」內政外交等各方面的「矛盾」、「不穩」情勢，假如逐一歸納，亦不外乎是充滿火藥味的敵對行為。自美國尼克森總統主張越戰越南化以後，毛共盡一切報導力量，誇大美國內政上的矛盾，其餘方面亦可以此原則推論；在亞、非、拉丁美洲地區，強調反美。在東歐地區，強調反蘇。在中東地區，強調反對美蘇英法等四國。在歐洲地區，擴大英國與大陸各國之矛盾。這些報導的目的，無非是配合「統戰外交」的手段，將矛盾轉化，削弱與打擊民主自由國家之內部力量，求取其本身之生存與擴展。

（三）毛匪曾經說過：「關於世界大戰問題，無非是兩種可能，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，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」，不論是戰爭引起革命亦好，革命制止戰爭亦好，主要是要將戰爭加諸於敵體方面，而不是毛共本身方面，當戰爭來臨時，毛共幻想的是引起敵人內部的革命，當戰爭無法避免時，一定要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，來制止對毛共的戰爭。這一原則，使得毛共對外的關係，採用了「統戰外交」的兩面手法，一方面擺出以「人民戰爭」的「槍桿子裏出政權」的姿態，煽動各地「革命」，「堅決支持」世界各地的「反帝、反修」的「人民戰爭」，另一方面，當其本身與「帝、修、反」矛盾處於主要矛盾的地位時，乃不惜採用「談判」來減輕其自身的危機，去年十月開始與俄共商談邊疆問題，以及最近再度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，均為其「統戰外交」兩面手法的具體表現。雖然毛共認為戰爭可以引起革命，但一旦作戰，毛共內部革命隨之而起，毛共當屬清楚了解，至於革命制止戰爭，這一點毛共確在積極進行，尤其是對俄共方面（因為目前美國對毛共不會訴之於戰爭，這是很清楚的），特別着重於政治上的分化，與世界共黨分裂路線，逐步地轉變俄共內部的力量，制止戰爭加諸於其本身，所謂意識形態之爭論，亦乃毛共對俄「統戰外交」的一種藉口，與必要時運用的武器。

（四）這些年來，毛共「統戰外交」最大的煙幕彈，是所謂「在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的正常化」，自從亞非會議組織分解毛共

「統戰」失敗以後，已久無施展這一煙幕彈的機會，而在去年對美恢復華沙會談的聲明中，又告出現，其次在林匪彪的偽九大政治報告中，又特別加以強調，甚至於去年十月對俄聲明中，亦提出「和平共處」的立場。其所以不斷的以「和平共處」為對外關係的重要口號，主要目的，當在掩飾其對外侵略的野心，而必要時，又作為緩和緊張情勢的重要手段，此點比之於列寧在戰爭失敗後訂立布列斯特和約，較為高明，因為一旦瀕臨戰爭邊緣（毛共文革以後的外交孤立態勢），適切地提出「和平共處」口號，當可援救其落入戰爭漩渦的命運，並進一步利用當前各國人民對和平的期望，而以「和平共處」來換取若干有利的交易，更為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另一面。

總結起來，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實質，是根據：（一）資本主義沒落與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的「唯物史觀」論點。（二）強調「一分為二」與「矛盾統一」的辯證理論。（三）戰後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和平幻想，而以「人民戰爭」為威脅手段，以「和平共處」為誘餌，達到其「統戰外交」的陰謀目的。

三 「文革」以後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作法

毛匪澤東之所以發動史無前例的清算鬥爭—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，雖則，對內方面如「三面紅旗」之失敗，劉（少奇）鄧（小平）等之排毛行動，以及軍人文人等反毛思想之日趨高漲等等，不無原因，但主要的起因，還是在於對外關係之惡化，特別是與蘇俄關係之惡化，從理論上之爭論，進而俄援斷絕，在經濟路線上發生很大之困擾，於是，觸發成全面性之動亂。毛匪為了在意識形態上向劉少奇等奪權，故在對外關係方面，亦不得不採取與俄共「和平共處、和平競賽、和平過渡」等政策迥異之暴力排外行動，非但被匪指為「帝國主義」之西方國家，成為排拒之對象，甚至一直與匪保持友好之國家，亦在被攻擊之列，使周匪恩來、陳匪毅等十餘年來所建立的對外統戰關係，全部加以否定，負責對外統戰之匪要如李維漢、邢西屏等均遭批鬥，統戰工作亦告全部瓦解。其間比較具體之行動，如「紅衛兵之輸出」暴行，莫斯科毛匪留歐學生毆鬥事件，香港暴動事件，以及激起緬甸反匪浪潮等，在這一連串的對外瘋狂暴行所遭致的結果，是對外關係之孤立，其間與

匪幫斷絕與中止邦交關係者，計有印尼、突尼西亞、迦納、肯亞、蒲隆地、達荷美，及中非諸國。與匪幫發生嚴重交惡者，計有蘇俄、英國、印度、緬甸、「外蒙」、南斯拉夫、法國、匈牙利、荷蘭等國，這一現象，是毛共「文革」期間所產生的「鎖國」危機。

去年四月，毛共召開匪黨九屆全會，雖則「文革」紊亂情勢，並未消除，內部危機亦日甚一日，但在形式上似已將「文革」作了一個結束，轉而致力於對外活動。自去年五月以後，在對外政策方面，又恢復其一貫之「統戰外交」態勢，可以從下列各項行動中加以說明：

（一）調整外交關係：匪在「文革」期間，曾先後有一千餘名駐外人員被召返匪區接受改造，約佔全部駐外人員百分之五十五強。自去年五月以後，毛共絡繹派遣駐外人員，返回任所，並在歐洲、亞洲、非洲各地毛共認為重要之國家，皆派駐大使或代辦，展開部署。一方面又在僞示友好之原則下，釋放扣留於匪區之日本、英國、西德等國之記者與平民，並圖與一貫與匪不太協調之捷克、南斯拉夫等調整外交關係。

（二）政治混合滲透：毛共自與俄共集團分裂後，在經濟上除與阿爾巴尼亞尚有交往外，對蘇聯控制下的「經互會組織，曾一再予以抨擊，因而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，轉而與自由民主國家交往，並利用這些矛盾關係，展開「統戰」與「滲透」之活動，以「政經不分」的原則，與加拿大、澳大利亞建立購買小麥與鋼鐵之合約，透過駐義大利之商務代表，期求義大利對毛共政權之承認，同時，以經濟援助、修建鐵路等方式，與亞洲之柬埔寨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，及非洲之坦尚尼亞、贊比亞、馬利、茅里塔尼亞、幾內亞等國展開活動，特別是利用日匪貿易協定，強調「政經不分」立場，為最明顯。這些現象，亦正如俄共莫斯科電台所指出的：毛共與共產集團貿易額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，而與「資本主義」國家貿易數字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，這種藉經濟關係而進行對外之滲透，實為毛共「統戰外交」之重要手段。

（三）從事戰爭詭詐：林匪彪在毛共「九大」之政治報告中，曾經提出所謂八項「堅決支持」的對外「人民戰爭」路線，此八項「堅決支持」，包括「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鬥爭」、「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」、「支持老撾、泰國、緬甸、馬來亞、印尼、印度、巴基斯坦和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革命鬥爭」、「支持美國無產

階級、青年學生、黑人羣衆反對美國統治集團的正義鬥爭」、「支持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正義鬥爭」、「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各國人民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正義鬥爭」、「支持日本、西歐和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」以及「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」等等，「九大」以後的毛共報刊雜誌中，所報導的各國新聞中，一再渲染「支持」各地「革命鬥爭」，如支持寮共、柬共、緬共、印度共黨、馬共等，製造武裝叛亂，一再報導「泰國人民解放軍」的力量，甚至對中東「巴勒斯坦游擊隊」之「法塔赫」，亦有具體之支持報導。同時，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、二十九日，進行了兩次核子裝置試驗，以上所採取的與全世界人民為敵的「人民戰爭」暴亂政策，以及藉核子試驗，誇示其對外動亂的資本，目的均在造成民主自由國家將毛共看成爲一個危害和平的整體，針對當前謀求和平的心理因素，脅迫民主自由國家不得不與毛共進行接觸，「改善關係」，換句話說，藉從事戰爭的威脅，與打破核子均勢的詭計，達到其「統戰外交」中一面打一面拉的目的。祇要民主自由國家人民，特別是美國人民，對毛共發生「畏懼」作用，進行對毛共安撫之措施，其對外活動，即可轉爲主動。反過來，對共產集團本身，對俄共方面，亦採取同樣的「不惜一戰」的強硬姿態，藉邊疆衝突情形，瘋狂地進行動員與備戰，顯示其可資動員與作戰的實力，掩飾其「色厲內荏」的本質。另一方面，即不敢正面的與蘇俄發生軍事衝突，而以談判邊疆爲緩和嚴重態勢之手段，亦充分顯示了「統戰外交」拉拉打打的基本情勢。

(四) 加強分裂活動：前文提到共黨對外之「統戰」陰謀，必有「統戰線」爲口號，方能有一欺騙與組織之目的。毛共「文革」行將結束之時，提出「一切被美帝國主義、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，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」（見匪黨十二中全會公報），分開來說，對「蘇修」方面，爲「反修統一戰線」，對「美帝」方面，則爲「反美統一戰線」，兩者互相幷立，進行分裂活動。對共產集團方面，根據匪黨上海市委會所提出的「國際形勢傳達報告」中，有關國際共黨分裂情況時，毛匪曾誇稱已有五十五個國家，七十九個組織，與俄共對立，雖然，此項說法或許過分誇大，但證之於俄共召開世共大會之意見分歧，對共產集團領導困難之事實，則毛共在共產集團中進行的分裂活動，對俄共確有相當嚴重的打擊。至

於以支援越共，及亞非共黨活動而圖達到共產集團領導權之奪取，加強與阿爾巴尼亞之勾結活動，亦頗積極，此即所謂「反修統一戰線」之具體計劃。其次，則爲「反美」，具體之作法，仍爲加強對亞、非、拉丁美洲各國之「美宣傳」，將美國協助越戰，以及支援各國軍經援助行動，誣蔑爲軍事與經濟之侵略，並在各國內部，擴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鴻溝，善後將一切內政上之弱點，歸之於美國之侵略所造成，煽惑各國落後人民，起而反美仇美，這就是毛共所進行的「反美統一戰線」。

從上面所簡單歸納出來的毛共當前「統戰外交」的作法，不外乎是以調整「文革」後對外關係惡化爲起點，結合政經兩方面的對外滲透，並以戰爭與核子試驗等爲詭詐手段，達到一拉一打之目的，迫令民主反共國家，向毛共屈服與籠絡，並以「反修」與「反美」雙邊「統一戰線」爲其對外組織活動之口號，這一連串的措施，亦就是毛匪澤東「文革」以後所走的對外侵略之暴力路線。

四 當前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掣肘

毛共「對外統戰」，雖有一貫之作法與企圖，而且自誇爲其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，然根據當前國際局勢，與毛共「文革」以後所處之環境，我們可以從毛共的「統戰理論」方面來分析，看出毛共「統戰外交」有其掣肘之一面，茲分述之：

(一) 內部矛盾，不能統一——按照作戰的原則，爲求戰勝敵人，其本身必須是一個堅強的戰鬥體，毛共的「統戰」理論，主要在乎利用敵方之弱點，擴大敵方之弱點，然後攻擊之而獲取「成功」。反觀當前毛共內部，不但「文革」以後之混亂局面，尙難整頓出一個完整的黨政軍體系，即使以共產國際來言，亦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，在這樣的情勢下，毛共對外「統戰」是很難有所成效的，並且，由於採用「統戰」之結果，很可能暴露了內部更多的弱點，使得無法再行成爲一個完整體，無法作戰（指共產集團內部日益分裂言），其利用他人弱點，能否成功，亦屬一大疑問。

(二) 和平戰爭，自相矛盾——毛共「文革」的基本理論，是貫徹毛匪的繼續革命論，與崇揚對資本主義嚴格對立之「武裝革命」論，然欲以「統戰外交」來調整對外關係，以一打一拉的方式，進行「拉」的一面，勢

必再度提出，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，為偽裝解決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基礎，而俄共所實施的所謂「三和二全」政策，正是以「和平共處」進行對民主國家的冷戰態勢，如果毛共承認「和平共處」是對的路線，則無形中朝着俄共的腳跡前進，則「反修」的含義，豈非混淆不清，為了與俄共「和平共處」政策，有所區劃，故一方面又積極喧嚷「槍桿子裏出政權」的「人民戰爭」藉作掩飾，因而，以林匪彪的「九大政治報告」言，是存在着許多自相矛盾之處，特別是一再攻擊俄共與美國勾結，而其政策上又強調「和平共處」原則，這種自我矛盾的作法與陰謀，當難以獲得其內外各方面之諒解，而毛共欲圖改善國際關係，似難有成。

(三)人事紛爭，可能擴展——自從北越黨曾胡志明死後，周匪恩來與蘇俄總理柯錫金會談開始，直到匪俄雙方在北平舉行談判，周匪恩來之發言權力與對外表現，日益重要，這一事實，說明「文革」期中，周匪之默然消斂情形，已有改變，今後周林兩匪之間，很可能會發生若干權力之爭。擺在毛共目前的人事問題，尚有匪黨總書記與偽政府主席職務，無法取得協調產生，各地匪黨基本組織，仍未建立，如果周匪繼續抬頭，則林匪之地位值得憂慮，尤其是「文革」中被整之匪偽幹部，如在內外政策方面選出較大的差異，則無形中周匪極可能成爲這些幹部「復辟」之理想歸趨，屆時，毛匪「繼續革命論」，以及更一次的進行「文革」，又將發生，這一前途，當可能會直接影響到毛共對外「統戰」工作之遂行。

(四)基本理論，缺少憑藉：上文所述，毛共現階段之「統戰」口號，爲一方面組織「反帝(美)統一戰線」，一方面又號召「反修(蘇)統一戰線」，這中間是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的，談到「反美」，則俄共及整個共產集團，亦具有相同的政治綱領，毛共欲擴展其「反帝(美)」陣營，勢必與俄共及共產集團站在同一立場。反之，如欲「反修(俄)」，則無形中與民主反共的國家，亦所謂共匪所指的「已經爛下去的資本主義國家」，聯合一起，否則當亦失去「統戰」意義。基於這一情勢，毛共欲藉「統戰外交」來打破其孤立無援的困境，並且達到戰略上之成功，是有相當掣肘的，而這一基本理論上的弱點，將是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致命傷。

五 毛共「統戰外交」可能的前途

雖然，毛共的「統戰外交」有其一貫的理論基礎，與長期而豐富的鬥爭經驗，但是，由於世界局勢之詭譎複雜，共產集團與反共集團的戰略態勢，有不同的變化，因而，毛共的「統戰外交」亦不能盡如其意，這點是可以看到的，站在這一觀點來加以分析，毛共對外統戰的前途如何，取決於下列各項因素：

(一)首先爲衡量匪俄關係之能否改善：當匪俄分裂情勢存在一日，則共產集團亦不可能團結，正如前文所述的，不論毛共提出「反修」亦好，「反帝」亦好，均無法達到「統戰」的目的。同時根據匪俄雙方情況來分析，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，已經具備了不可調和的矛盾，而且在實際行動上，包括各國共黨內部之分裂，以及匪俄邊疆衝突所引起的備戰姿態，如無法達到妥協友好的地步，甚至於雙方緊張的局面，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。既然匪俄關係無法改善，則毛共的「統戰外交」，亦無發展之前途，這是很明顯的。

(二)其次則爲民主反共國家能否認清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真面目，假如能够認清毛共「統戰」陰謀，則在外交與戰略方面的一切措施，立可形成主動，如果不能認清毛共「統戰外交」的真相，則一切措施，包括戰略在內，均將落於被動，爲匪所乘。毛共即可在美俄兩大之間，翻手爲雲，覆手爲雨，一面擺出「和平共處」姿態，一面進行「人民戰爭」，在亞、非、拉丁美洲各地，到處燃起戰火，使民主反共國家，日趨困頓。而當前的世界情勢，這一方面所呈現的事實，正如毛共所期望的；矛盾、脆弱、姑息、妥協，此種令人扼腕的現實情勢，確值得警惕。

總之，毛共的「統戰外交」，在現階段有其可以施展的一面；即所謂民主自由由國家之間瀰漫着的姑息氣氛。亦有其無法施展的一面；是屬於匪俄鬥爭的無法妥協，共產集團分裂日甚，加以毛共內部之不能安定，人事紛爭尚在擴展等等。而基本戰略情勢，取決於民主反共國家之能否針對毛共之弱點，一方面認清毛共侵略世界之真面目，不可存有任何妥協安撫之措施。同時，另一方面必須有堅強的「反共聯合陣線」，針對毛共之統戰與宣傳，予以嚴重之打擊。這些聯戰與宣傳工作，無疑的，我國當爲主要的支柱；我們有義務將毛共的「統戰」陰謀，揭發而訴之於各國，我們亦有義務，爲遏阻毛共赤化世界的目的，與盟國合同作戰，期望民主自由國家，能真實瞭解毛共陰謀企圖，在思想上與組織上，與共黨劃清界限，不爲其「統戰外交」所惑，實爲今後世界安危之主要關鍵。